



亲爱的父亲大人

□冷清秋(河南洛阳)

正月里来是新年。

岭下的棉花地经过冬雪的覆盖,变得松软起来。

一些沧桑的棉花棵子零落在地上,穿梭其间的畅先生头发稀疏花白。

到底是老了,畅先生失去了年轻时的灵便,整个人显得那么笨拙可笑。

这一切缘于午饭时,我随口说了那么一句:这些棉花棵子真好看,我要带一些回去,插在花瓶里当干花。

棉花地里的畅先生一边折枝一边抱怨:要这些有什么用呢?这些又不好!

彼时,他的手里已攥了满满一大把。

站在地垄边的我,默默地望着,鼻子不觉酸涩起来。

这,还是先前那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畅先生吗?

畅先生脾气犟,我和他已有两年多不怎么说话了,甚至后来我再婚,都不想惊动他。

偶尔,我打电话回去,也只是母亲接听。母亲有时会有意传些畅先生的消息给我。我不接腔,只是默默地听着。譬如,母亲说他犟得很,这不,昨天下地干活扭着腰了,现在躺在床上哼哼呢。或者是,八月十五你们都不回来,人家赌气呢,寄回来的月饼都给扔了,不肯吃。

爱吃不吃,他不吃你吃!我这样回答母亲。

母亲轻轻叹了一口气,问我,找时间回来一趟吧?

我想了想,说好。

天有不测风云,这话说完没多久,我就因为久坐,腰椎出了问题导致生活不能自理,被救护车拉进了医院。

住院第二天,母亲从老家赶来看我。已经两年多不跟我说话的畅先生,竟然赶在母亲前面进了病房。

他在我的病床前站了一会儿,什么话也没说,就锵锵地转身出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,他又锵锵地进来,对我吼道:停掉啊,都给我停掉!我跟你讲,你在电脑上写的什么狗屁小说,全都给我停掉!!

畅先生瞪着牛眼,凶得很,惹得病房里不明就里的人都探着身子看热闹,病床上的我,眼泪一下涌了出来。泪眼朦胧中,我仿佛回到小时候,在老家的集市上,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我为了买那件天蓝色的运动衣,死死拽着衣服不松手,最终挨了畅先生一顿狠揍。我恨畅先生。有那么一段时间,我一直恨他。那件天蓝色的运动衣,最终还是穿在了我身上,是母亲看不过去,后来悄悄回去替我买下的。

母亲总是爱我的。她的爱深沉细腻,无声无息。

我离婚那年夏天,母亲从老家来,给我送她自己种的新玉米。

进得门来,母亲好像感知到了什么,便来来回回地盘问我,我编了个瞎话搪塞过去。至今这么多年,母亲明明已经知道了事实,却不曾问过我半句。

后来得知消息赶过来的畅先生,却因此直接和我断绝了父女关系。

他拍着桌子骂我不知好歹,说女人家凡事要忍耐,还说你做事这么儿戏,你有没有时刻反省自己的缺点?!

那天,畅先生临出门的最后一句话是:我老畅今后没有你这个闺女,你也不要再进我的家门半步!

谁怕谁啊,不进就不进!可我猜,现在和我结婚的小宋温和、大度,是畅先生喜欢的那一款。

果然,这俩初次相见的男人置躺在病房里的我于不顾,站在医院的走廊上聊个没完。后来,畅先生拎着一个西瓜进来了,他满脸笑容地站在病床边对我说:来来来,闺女吃瓜吧,甜得很哩!

彼时,他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讨好我的笑容,那笑容衬得他那么苍老。

我皱皱眉毛,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。

石诚打酒

□陈胜展(河南洛阳)

绘图
雅琦

民国时期,城郊有一个人叫石谋,此人刁钻刻薄,长于算计,人送外号“老鬼”。给他家当长工的人叫石诚,是他的一个远房弟弟。

年前的一个早晨,石诚刚扫完雪,石谋突然喊他过来,笑着说:“你今天到镇上打些酒,咱俩边喝酒边说话,顺便把欠你的工钱给算算结了。”

今天没有太阳啊,从不提钱的东家哥,咋对我这么好呢?石诚忙咧嘴:“东家,先给我支点儿钱,我好去打酒,今天算我请你,结账时从我工钱里扣。”

石谋的笑容瞬间僵住了,阴阳怪气道:“今天我想试试你,要是没钱能把酒打回来,才是真本事,要是酒打不回来,明年我就不用你了,今年的工钱也要减半!”

石诚怔了一下,想着东家哥在大冬天里,前边如炭火、后边如冰凌的话,他暗暗咬牙,抱起酒坛出了门。

一股寒风夹着雪粒扑面而来。石诚下意识地缩缩脖子,下巴紧紧贴在棉衣领口,又用手掖一掖宽大的棉裤腰,在冰天雪地里趑趄起地向镇子走去……

石诚来到镇上,无精打采地往大德酒店走去。

说起大德酒店,那可是当地有名的百年老店,从来都是酒香斗满、童叟无欺!现今的酒店掌柜姓金,为人义气豪爽,做生意秉承公道,实在的祖训,且心地善良,没少扶危济困!

石诚经常到镇上为石谋买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,为了好喝酒的石谋,到大德酒店买酒那是不计其数。

金掌柜很看重石诚的人品。每次打酒,石谋给石诚的钱总是一厘不多,刚好把酒盛到坛子里那条线上,而那条线,石谋、金老板、石诚都非常清楚。石诚呢,从不偷尝一口酒。有时,金掌柜会往酒坛里多添些,说是怕路上洒了,石诚交不了差,其实是想让石诚尝一口,可石诚坚决不让,硬是拿勺子再舀出去,直正得很!石诚还特别勤快,有点儿空就帮金掌柜收拾桌子、搬搬坛子啥的,金掌柜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。

今天,金掌柜看石诚神情不太对,他挥挥手,让女儿快去沏茶。

石诚一五一十说了缘由,金掌柜哈哈大笑:“我当啥事?今天你不要拒绝我,客又不多,天气冷,咱爷俩只管酒足饭饱,保证让你交差。”

天已过午,石诚回来了,抱着酒坛径直走进上房。他看一眼坐在罗圈椅上、脚懒懒地伸在炭火盆上闭目养神的东家哥,一改往日唯唯诺诺的口气,突然高声说:“东家!酒放这儿了,好好醉一回吧。”那酒坛被他重重地搁在八仙桌上。

石谋一愣,继而笑道:“回来啦?”他赶紧伸手晃了晃酒坛,脸一沉:“咋回事?空的?没酒怎么喝?我看你就是没有真本事,工钱减半!”

不等他话音落地,石诚朗声道:“你说没钱能买到酒,那才叫真本事!那好,我说,有酒谁都会喝,没酒你要能喝醉,那才叫真本事。你也不用付我工钱,我这就告辞了。”

第二天,镇上大德酒店里多了个叫石诚的伙计,金掌柜烤着炭火,吃着点心,笑咪咪地看着新掌柜石诚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忙生意。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小
小
说
超
市

乐老头

□张思翰(河南洛阳)

我生病住进了医院,和我同屋的有一位老爷子。

老爷子颈上动了刀,插了管子,不能说话,却整天笑呵呵地出病房转悠,跟没事人一样。他笑呵呵地冲人打手势,也不管人家看没看懂,笑呵呵地吃饭,大口大口嚼,吃得香!笑着笑着,他常常就咳嗽起来。那咳嗽声势惊人,我看得心惊,担心他咽喉处那根插管会不会突然喷出来,他却早已习以为常,只是娴熟地掏出一个小小药瓶,往插管里喷一喷。

有一次,他儿子正为他摆饭,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,一使劲,痰液、唾沫一股脑儿喷出来,喷了儿子一头。儿子恼了:“你咋搞哩,喷我一身,恶不恶心!”儿子一口洛阳腔嗔怪着,手上却不停,饭菜摆得整整齐齐。碗碟被子用身子挡住了,菜肴依旧干干净净。灯照在儿子头上,老爷子喷出来的唾沫星子亮晶晶的。

老爷子还是吃得有滋有味。

老爷子患的是喉癌。护士们说,他是医院的常客。

老爷子每天笑嘻嘻的,见了谁都点点头。